

言為心聲 不由擬議（下）

鄭 湧

——記雲門「日日是好日」——

如果把「只問今天」，變成一個確定的日子，這就固定了、僵化了、絕對了，唯一了。這並不符合禪宗的精神。

那個農民工建議，不妨再討論一下：什麼是「『好』日子」？據他說，對於一些農村的孩子來講，過新年就是「『好』日子」。因為，過年有新衣服穿，有好吃的如雞鴨魚肉；天天有好吃的、好衣穿，那就是天天過年，「日日是好日」了。

「是的」，那位八十年代在聯邦德國海德堡大學學習過的朋友接茬說：在海德堡大學的時候，他曾碰到一位中國河南籍的留學生，這位學生表示：他以後就留在德國了，不回國了。問他為什麼？他說：在這裡天天都可以吃雞肉呀！我想吃就吃！但在他老家可不行，只有過新年才能吃。

這是那位學生對「好日子」的一種解讀：能吃到雞，就是「好日子」；天天吃雞，天天都是好日子。

對什麼是「好日子」，體育界的朋友想到了另外一種解讀。在體育比賽方面，前一段時間在中國流行著一種說法：「一切從零開始」。這往往是一些拿到了冠軍的運動員說的。意思是：一個運動員在比賽中取得了好成績、拿了冠軍，不能驕傲自滿、止步不前；而應該把成績看作是過去的事情，站到一個新的起點上來，一切從頭開始，一切從零開始。如果放在這樣一個背景下，來解讀雲門的問話，雲門的問話可以演繹為今天的話語：過去你們取得了那麼多的好成績，不過那都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，不去談了。問題是今後，你們今後打算怎麼辦呢？

老和尚點點頭說，把成績看作是過去的事情，站在一個新的起點，一切從頭開始，一切從零開始，把每一天都看作是新的開始、新的起點。這樣，日日如初，日日更新，每一天都是「好日子」。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法，思想境界也很高。我們也可以這樣來理解雲門那句

話的精神。

對什麼是「好日子」，會有許許多多的解讀。這些解讀，大致可以分為兩類，一類是指「『好過』的『日子』」；另一類則相反，是指實際上「『不好過』的『日子』」，至少是：「『好』日子」得從「『不好過』的日子」中過出來。比方說，那種需要付出艱苦勞動的日子，在貪圖安逸的人眼裏，就是那種「『不好過』的『日子』」。而在禪宗看來，從這種「『不好過』的日子」中「過」出來的日子，才能算是「『真正』的好」。

不過，總起來說，對什麼是「好日子」的解讀，應該多種多樣。處在不同的生存狀態、不同日常生活處境中的人，顯然有不同的活法和不同的讀法，而且他們的讀法往往受影響於他們的活法。因此，對什麼是「好日子」的解讀，也是那麼的多樣化，又是那麼的不確定。實際上，也不應該被確定化、絕對化、單一化，哪怕是一種最好的解讀。再好的解讀，一旦被說成是確定的、唯一的，它就既不符合實際，也沒有太靠譜的道理。確定了，唯一了，絕對了，就沒有變化了，就死了。所以，一方面，事實上存在有不同的解讀；另一方面，我們也應該允許、而且鼓勵有多種不同的解讀。解讀不同，

就不絕對化了，就不僵硬、死板了，就活了。禪宗追求的是那種永遠活生生的東西。因此，對禪宗公案故事的解讀，也應該永遠是活生生的。

從上述方面，我們可以看出，不管是「『十五』日」，還是「『好』日子」，它們都沒有一個確定的「字義」或者確定的「語意」。所謂的「『十五』日」、「『好』日子」，都只是一種「方便」說法，只是在當時的機緣、情景下，雲門爲了能隨機給徒弟們一個點撥、一點啓發而已。既然是「方便」說法，就是隨機的、不確定的，沒有確定之意，沒有一定之規。

一位熟悉雲門歷史的朋友覺得，我們還可以這樣去理解：雲門問完之後，見徒弟們或沉思、或欲做擬議，就立即代答以「日日是好日」。這樣做，是爲了儘快截斷弟子們的思量或擬議。雲門知道，對於自己的問題，是不容思量的，也是擬議不來的。從雲門本人初參睦州的故事，我們可以看出他當時所領悟到並受用於一生的究竟是什麼：

有一次，雲門去拜訪睦州，他敲門，睦州問：是誰呀？雲門回答：我是文偃。門一開，雲門便想進去。睦州揪住他，叫他快說。雲門正想著怎麼回答，就被睦州推了出去，一隻腳出去了、另一隻腳還在門裏。睦州用

力關門，把雲門的一隻腳搞骨折了，雲門頓時痛極鑽心，忍不住大叫一聲。正是在這種時候，雲門忽然大悟。

雲門究竟悟到了什麼？應該說，是悟到了：這種痛極而發出的叫聲，恰恰是出自內心的，出於本能的，是來不及思考的，更是來不及措辭的。而回答問題，要的也應該是這樣一種的脫口而出。這是出於本能的，不必思考的，不用去找詞的，更不應該沒詞找詞的。而許多人說話、回答問題，卻常常是找詞、甚至是沒詞找詞的。

那位研究「對話」理論的朋友頓時有所悟：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哲學中的「對話」理論，「對話」也就不應該是找詞的。「對話」中，即使說出了某個詞，這個詞也應該是脫口而出的，是發自內心的，出自本能的。人們在「對話」中，也是不由思考的，不用擬議的。這樣一種的「對話」，才是發自肺腑的，直接的，真實的。

另外，從「對話」的角度，來看這則公案，對「對話」我們也會有一些新的體驗和認識。如果是：雲門問，他的弟子答，則是兩個人之間的一問一答。然而，這裡不是弟子答，而是雲門自己一個人的自問自答，自言自語。不過，雲門這樣一種的自問自答，自言自語

，也成了有問有答。由此看來，問、答，並不一定是發生在兩個人、多個人之間的，還可以是一個人的自問自答、自言自語。而所有的問答，自然也都可以說是「對話」。

不過，我依然覺得，自問自答和兩個人之間的問答還是有區別的，甚至有根本性的區別。因為，是兩個人，而不是一個人，往往他們的閱歷、思想、語言是不同的乃至異質的；所以，在問答之間會產生很大差異，那就必須在這差異的碰撞中產生一種新的共同的东西，才能形成某種溝通。當然，一個人本身的思想、語言，由於時間的推移、環境的變化，也會產生不同甚至異質。有的時候，本人也有可能不知道自己問的是什麼？答案又何在？

但是，自問自答，在本則公案所顯示的則不同：雲門自己的思想、語言在自己的問答中並不是異質的。在禪宗的公案故事中，有多則故事常常是雲門自問自答。這是本則禪宗公案故事思想傾向的側重點所在，它強調：自問自答、自悟、自己的問題自己去解決。

我在前面對禪宗公案的解讀中，著重指出了禪宗所形成的「自作自食」的人生態度和優良傳統。我覺得，正是在這樣一種人生態度和優良傳統的基礎上，形成了

禪宗的自己實踐、自力更生、自己的問題靠自己解決、自己覺悟，等等。這樣，凡事靠自己，立足於自己的經歷、自己的經驗、自己的感受。立足於自己，提問題、作回答，都根源於自己，這是如何別的人所不能代替的。這樣所形成的自問自答，都基於自身的源泉；所以，對於所問所答的事情，儘管不一定非常清楚，不一定有什麼確切的結論，但又無疑有這樣一種的感覺：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自言自語、自我「對話」，有可能是不同於兩個人之間的「對話」的。當代的解釋學，著眼於通過「對話」和因此而產生的「顯現」，來揭示「真理」、達成「理解」。在這裡，「真理」就具有了一種「暴露—隱匿」的特性。然而，在一個人的「自言自語」、「自我」對話中所形成的「暴露」，則是一種「自我」暴露」。十分重要的是：許多「暴露」，往往只是一種「自我」暴露」。就拿本則公案來講，雲門的自問自答，就是那種「自我」暴露」。雲門提問，只能由他自己來回答。也許，答案就隱匿在他自己的這個提問之中。自己提問，自己可能已經感覺到所隱藏在提問中的答案。既然，雲門在問，也許他自己已經有了答案；提問的本人，已經知道了答案。這種答案

，旁人往往是不知道的，答不出的。因此，雲門只好也只有自己來回答了。

老和尚補充說：當然，這則公案中，雲門是自問自答。這是有問有答。有的人、有的時候，是有問有答；但是，並非一定都是有問有答、有問必答，也可以有問而無答。也就是說，也有的人、有的時候，是有問未必有答，有問無答，有問不答。甚至，還有不問不答。不管是有問有答，還是有問不答、不問不答，關鍵在於，境界是否通達。只要境界通達，就一切都通；境界不通達，那就一切都不通。

一直在旁邊仔細聽講的哲學博士禁不住問道：境界不通，而有痛苦、煩惱？人的痛苦、煩惱，之所以產生不斷，大概也是因為境界的不通達吧？！

禪坐共修課張元隆居士（果靖居士）指導

時間：九十九年八月六日至九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每週五晚

上七點至九點。

地點：慧炬印光祖師紀念堂（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二七〇巷

十號B1）

報名專線：（〇二）二七〇七五八〇二轉二〇二

電子信箱：tow.wisdom@msa.hinet.net